

集部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一　　明　錢穀　撰

墳墓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加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吳公墓志銘

李東陽

公姓吳氏諱寛字原博學者稱為匏菴先生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贈嘉議大夫禮部侍郎考諱孟融累贈亦

如之公在成化弘治間為翰林院修撰遷右春坊右諭德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兼學士入内閣典誥敕掌詹事府事終禮部尚書兼職如故生宣德乙卯十二月丙寅卒於弘治甲子七月戊戌壽七十配陳氏累贈淑人貳室陳氏生二子奭奐以明年乙丑十一月丙申葬于吳縣花園山新阡之原公早學晚達雖有竒遇殊寵而弗究于用天下有遺望焉烏乎慟哉葢公年十二而

為府學生十八而應試三十四而舉於鄉三十八而登進士在官三十三年其得科第也始試久不售已絶意進取提學陳御史士賢見其文竒之敦勸就試為京闈書魁試禮部名第一殿試之日魁選未定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卷衆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其校士則辛丑甲辰為同考丁未壬戌為主考皆在禮部得人為多而壬戌所取為庶吉士者即奉詔受之業讀卷例用尚書已未之試公獨以侍郎預其講讀侍從

則今上在東宮時為講讀官御極初敕充經筵講官最
後乃直日講而今皇太子講讀又以宮僚長日領侍焉
其史事則修憲廟實錄兼校正修大明會典充副總裁
比修歷代通鑑纂要亦如之凡此皆翰林職任自部曹
復入領者前所鮮見其居喪則在修撰時以父病乞歸
省年不應例特予告遂終制及以侍郎丁繼母憂員載
缺吏部仍擬公名服未闋數月朝廷為虛位待之尤仕
途所未有其寵遇之典則以三品賜鶴袍犀帶詔旨稱

卿春秋丁遣祭先師孔子御殿傳制皆用内閣禮以疾
告則命醫診視遣中官存問賜酒肉疏米諸物訃聞則
命有司治葬如例而加祭二壇賜鏹楮萬緡爲賻驛給
舟車遣官護送超贈太子太保皆出常格若賜謚文定
則本朝自南陽公之外一人而已其長子輿以三品恩
已蔭爲國子生比以舊學恩當官其少子與特命輿爲
中書舍人而以與補國學蓋上欲大用公而年已不逮
故其既沒尤爲之眷注周悉如此云公識趣高雅行履

端潔孝友天至遇族里有恩其居官廉慎律物以權勢所在未嘗寧處既復就清簡雖優詔累留而引退不寘惟於學充然自得所為文醇古有法詩得唐格書酷似蘇體辭命在朝廷紀載在史局碑版翰墨遍於天下孰此亦可以不朽矣冀奉禮部左侍郎李公世賢狀請予銘乃哭而為之銘銘曰

維世有望間不容偽上有廷論下則輿議遠且賤者無間奴隸彼懵無知孰強而致其所自致匪爵ā位矧其

兼之功詎云易官居六卿孰謂非貴年登七旬壽亦云至惟三不朽公亦有二有德有言功則未既尚有餘地我銘吳公以俟來世

文定公墓表　　王鏊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於吳之花園山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烏乎公其至是耶當宁之所倚海内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虚耶烏乎公諱寛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

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辭下筆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第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以詩自負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髙邁少可而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絶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時御史董學政於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時猶謂之屈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

授翰林修撰旋被選侍先皇帝於東宫九年進太子右諭德先帝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專掌制誥仍侍今上於東宫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所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髙望益重天下稱爲匏菴先生而不敢字每東宫進講閒雅詳明意存

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復為上誦之今上或少間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有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歳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内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人生八歳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内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尤多得焉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不耳茍有裨於經傳則揚

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也太皇太后將祔廟詔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竟如公議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至有學行聞望輿論攸歸方切委任無為固辭之語公乃不敢復請載閱月辛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奭授

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孰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或賀之公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及詔選日講尤衆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强也及管制誥久衆望公柄用而邅回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

之甚安之衆意為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又辭之甚堅人曰今世亦有不肯為天官冢宰者乎公端清淵穆不溷溷為同不嶢嶢為異士無賢愚皆靡然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毁譽之言亦不見其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之君子乎公為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緼藉簡淡理致悠長為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泝著高壯一洗近世纖新之習為書姿潤中時出奇崛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雅善

裁鑒法書名畫一經品定衆莫能易烏乎公由侍從致位八座啟沃密勿三十餘年其聲望隆矣爵位崇矣朝廷恩數不為不加矣年至七十不為不壽矣而遠近齎咨若猶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鈞當路以行其所學邪夫公之所立自足以不朽雖位卑無年未為不貴且壽也況其兼得之邪學之行不行蓋有命焉其人奚歎乎予與公生同鄉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不怨亦公之志也

祭吳文定公文

王鏊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為之前我躡其後乙未之春朝班開篚玉署相隨金匱更紬乙亥還南煢焉在疚公來視之具區之藪至今湖山傑句增秀壬寅至京夙願忻副各事園亭對開户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筒酒籌間道互走有出必偕並鑣聯東陵道馳驅郊壇宿留最後同直文華邃宥經幄敷陳公左予右迹以事同分隨年厚叔度之

陂公瑾之酎莫知髙深實忘固陋晚有弱息許奉箕帚通家往還不間子婦人事好垂我馬東首送我於郊欲别且復我言北来會合斯又稍聞微疴引年屢奏手札頻承墨色如黝宜壽而臧事乃大謬鄉亡典型國喪耇者如公徳踸天何不佑胡不三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不我云覯不與我言有襜斯匱平生此别情曷云究公其聞乎薄薦觴豆

吳文定公寛墓在花園山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銘

楊循吉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寺丞文公於家以為温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車赴任至之日首釋繫徒十人民大悦既而以法約豪強咸遵於令設施詳明恵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丕厚蓋一年而政化茂行竟用已未六月乙未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别為奏議三卷琅邪漫

抄一卷烏乎偉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相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管庫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遠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户曽祖定璁從其兄兵中署散騎舍人始徙浙而祖恵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淶水教諭贈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吕氏吕以詔恩封太安人公舉成化壬辰進士宫保尹公典銓除令數人獨以公為永嘉曰此我所知

能治繁者也公其時英敏精悍尤鋭於治每聽政必闢門從人之入觀環前後無禁剖決神異輒傳為故事有王堅者事李中監為暴於境上率不能制公設策捕而斃之獄衆稱快者數郡名遂籍籍他所為鯁卓皆類是於是旌為浙令第一而知者咸期以大用父喪解職起復知博平邑小無事惟以勸農誨士為業人甚宜之而抗捍權要猶向風益勵不貶鑿渠建學雖居弗久亦具有勞可書已以績召還朝衆咸擬公必為御史當磊落

有所為或曰斯人在小官尚剛訐如是矧列之臺端乎竟補南京太僕寺寺丞太僕政久弛弗振部内史皆驕不奉法公為奏按其罪者數人遂著為令得提問官吏其後又以留都教場將官不當換官馬又不送烙凡劾大小把總等四十餘人皆抵罪而詞有所連不少借弊為之清公盡心馬事深究其法以必欲報國自効為己任曰吾言幸叨聽其可有見而弗獻遂調叙古今事宜論畜牧之計上馬策三篇兾其道行初兵部尚書馬公

嘗延公問邊畧公辭以未習因請論馬遂以誤重至是
疏下即議其便者檄公行之會公尋已移疾歸歸凡六
年不起而温人以其永嘉之政思得公甚故朝廷以為
守其民喜若獲父母窮山谷皆提攜出迎惟恐後而不
得見温多訟多盜俗尚鬼好溺女悉為科條處分莫不
備善郡獄屢空境之暴無一敢肆民生女皆育而前後
所毀淫祠殆盡又作俗範訓其民而導以化本温用是
清謐禾生騈穗其在郡凡連上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

已之事中一疏以災異自劾求退而論鎮守剝民尤切
百姓益敬事公無敢欺而公思歸日甚將圖潜逸人輒
知之閉其城不得行乃留視事以迄於歿然而禱疾哭
喪温之人亦於公無廢禮焉公博通當世之故遇事敢
言以獻替為心上初即位大延讜論公適朝京師遂進
聖政十事畢論所學皆本諸經術立義醇正得匡益之
美其在博平又論邑内德府賜田子粒事謂官校徵収
不便極陳利病乞付有司自具以納旣上或旁懼嚙指

疑事叵料公不恤卒從所請其民歌焉公嘗曰為吏而無建明其何以職盖其素存忠愛固天性然也公為人雅喜交游其於官無所不可為而尤事持廉臨終或請所囑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再復何言人謂公諤諤不撓至歿猶壯兹可欽憚云公配祁氏先卒贈安人後配吳氏封安人而仲弟森以進士令鄆城且顯於時子男三人奎壁俱縣學生次室尚幼孫男三人孫女三人奎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吳縣梅灣之原乃以狀

来俾銘以志銘曰

烈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盈包絡洙泗知

權守經忠藎自許允惟邦楨公才既優仍篤政理連宰

二邑咸肅風紀司民之牧衡秉繩履庸靖乃人納于仁

軌帝寵休嘉式還之朝俾職殿囿大閱于郊以威四夷

國武光昭司馬曰賢拜疏以薦舍旃来歸處晦用晏山

有考槃道在居息温人謳思僉冀公出天子有命往恢

故績德風載揚爰徵治實赫焉方隆胡殞之亟有墓於

梅来旐翩翩既耕有田惟靈其旋何以世之垂光永延
銘刻茲石用質幽玄

文温州林墓在梅灣

明故劉文學墓志銘　　楊循吉

劉君諱嘉績字協中吳之名士也考諱昌爲世大儒著
書甚富位廣東左參政祖考諱敬封虞衡主事祖妣計
氏封安人皆年八十餘終即我外大父母是已善隆厚
德茂異生焉舅氏始苦無子在河南禱而得君母李氏

君靈質天稟風儀如玉年數歲據小几習書儼然成文又選古詩摹其格律皆有妙悟舅平生積書充棟殁時君纔十五歲學彌篤為文袞袞千百言不竭詩亦思致清遠雋味有餘嘗著弔范墓文意甚高古而用字艱奇讀者或棘喙不能通及和予遊山詩平妥豐潤又深極玄暢之致往歲予北上操舟百里送予抵無錫酌惠山泉始別不惟親親之厚而名言清勝猶如昨日也予之歸田思得朝夕之士與遊於君指實先屈既而竟蹈長

暝違我素心春秋止於二十有四嗟乎痛哉君善書結體妍美最得法予獲君書未嘗不諦觀寶愛嘗書詩二篇寄予不及全為促至歿後檢之尤為予所篤嗜一旦逸去不覺跣足起覓竟忘之念至必惋嘆不樂君為人温厚靜默對長者無一剩語居家庭孝慈肫篤而性氣超邁高寄物表不屑羈縶雖士服庠序實淡然有山林情焉配顧氏郡守顧公德明之女少恭公崇善之妹家亦三世進士子男一人貞方六歲女一人燭光卜以弘

治九年十月乙酉葬仰天山之原所與游者祝希哲都玄敬文徴明唐子畏皆奇士子畏又編其集為之碣文云銘曰

吳嶽孔秀斯稟則茂嗟殞之驟雖不年而壽

劉嘉績乃叅政昌之子墓在仰天山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志銘

王鏊

正德己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

於家訃聞上命有司治葬事丁丑三月某日葬於堯峯山之先塋友人大學士王某刻其碑曰公諱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君山之爪涇祖孝質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諒初封工部都水主事贈武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則好學工文有名吳下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浙江右布政

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山東初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一意奉公權貴請囑戒門者一切不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囑賄遂絶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耗天下絶嗣者以踈遠襲公奏宗派許襲旁支者一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公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寛大司馬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貴猺獞公督粮水陸並進觸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

侍郎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年徵償公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詔免與民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為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浚河水旋至坦然之國公私無擾公凡三莅場屋浙藩拆卷多儒士御史意欲有所前却公曰科場所取者文即通牓儒士何傷山東歛銀將以鹿鳴宴饜士公曰方筮仕而示以利非為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齋之夕應時澍雨闕里文廟成

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詔馳驛以歸公温粹寛仁人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定雖當官涖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雅尤喜為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配朱氏封安人加贈淑人子男三渠例授蘇州衛指揮同知先卒棠國子生龔郡庠生女三孫男三勲烈熊曽孫一予與公交四十餘年公弟南昌府經歴澄狀公行来請銘銘曰

端粹温文以富厥有施于有政亦既克守毀或求全非

我所取銘于山阿噫佘公何

都御史徐源墓在堯峯山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志銘

王鏊

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南渡来家呉包山之陽曽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隠德考廣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歴官鎮江學訓福建按察知事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呉中今呉中易學最盛其淵源

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巡視漕河河道為通出按廣西風裁凛然别奸振滯黜汚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悦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撫夷勦寇茂著勲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資望不當尚滯畀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累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

歸矣帳下千人以金賮不受夷人為作却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十四年歲乙丑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十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一其年十二月廿有六日葬山之西隝配鄒恭人祔子男六泰以進士歷官御史直言被謫叙遷南京刑部郎晉郡庠生艮漸巽孚孫男二安節安世公為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道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娖娖不敢出一語親舊或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國法不知有他他日有言言

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族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為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媟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仕者多崇宅地廣田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迄老所居狭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增一壓曰無為子孫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亦不肯隨俗奢靡值妓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小航人不知其嘗有官也烏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為流俗所變者耶銘曰

去官逾遠侈日滋滔滔末俗止者誰嗟允夫子矜獨持
毅然不惑行不隨後有考者在於斯

賀元忠副使墓在西洞庭山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沈公墓志銘　　王鏊

公諱林字村美沈氏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謚大父
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少好
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内輕外

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内除公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惰而窳公教之樹藝教之積蓄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乙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為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

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黌舍齋廬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懇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伆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叅政後守成之及蜀寇藍廖輩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攘公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聖節時

逆瑾盜政内外官守罔不叅謁公固不往瑾嗛之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詗公公行遇之途抗手而過至撫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旁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為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懼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為計公曰無庸隳官祿與隳名節孰重竟落職為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邊傭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為廣

西左布政司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羡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以其餘鎔範琖斝之屬為公府宴享用時巡撫交章剡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筸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刦掠為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揃刈則滋蔓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為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砦皆歸附天生屋囤

恃險攻之藺石毒矢交下人莫敢向邇公調兵先絶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算陳家猛溪九十七砦相率来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庶草土官貪殘積獘自是内境晏然初藍廖二寇横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翦之公懼奔迸鄰境為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蕩有犄角之助焉癸酉聞宣宜公訃乞歸守制朝廷遣官諭祭比服闋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

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圩之新阡公娶許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生女二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謨大謨大雅大中大謨蔭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靜在衆中嘿然若不能言而臯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為君子也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為處士之秀今少師楊公每言昔在太學為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

生喧閧其旁若闤闠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父老請公祠在學宫出入為艱請遷近便許之他日復至則已奐然輪奐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敢南向坐初歸自蜀弟麓已別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分異耶待族屬鄉

黨皆有愳義烏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銘曰

聖貴訥言曰焉用佞嗇夫捷給君子攸病萬石一家醇謹篤行恂恂沈公實維似之于晉于蜀所至則治政聲發聞既去而思苗彘獷頑分北荒服自昔相沿簡節疏目公不謂然孰非王土躬率偏師深入其阻林蠻洞蜒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仁者之勇乃見於斯公功既成公力斯僊齊魯翹懸不尚有悁勒石山厓爰告來祀

沈都憲林墓舊在吳江羅字圩今遷於長洲縣郝墩

附封君庸菴墓旁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王鏊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予觀公厚平居恂恂非禮勿踐吶吶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有聲年未老一旦毅然去之世所謂勇者或未能焉烏乎可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溥公厚字尤之先自汴扈宋來家於蘇三傳為良踞仕宋提刑司

點檢曾祖諱義皇湖廣布政司經歷祖安禮貴州布政司左叅政考忠君以景泰癸酉占南畿鄉試會試名在乙榜授浙江之平陽縣學教諭以憂去改任濟之沾化考最擢知廣信之鉛山又以憂去改知廣平之永年在平陽以身為教隆冬盛暑冠服坐堂上召諸生講授親為筆削經義夜則廵行各舍聞書聲或見燈燭光則召加奬勞惰者斥之於是諸生奮勵人才輩興平陽法食浙鹽而民資閩鹽以生不禁則戾法禁之則生亂君於

是潤畧苛峻視鹽多寡令輸粟於官為凶歲備又請漕他郡粟以實倉庾於是官儲充民用足歲旱出禱三日雨合縣霑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謡之永年民無宿儲值水旱輒攜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稅則里人代輸故去住俱困君榜招歸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嚴禁吏胥不得侵牟流者復歸不歸者計其田入分隷土著民兩便之年五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哉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許再疏於朝乃得可歸吳闔門自守居守者莫或睹其面

年七十有八得疾則却藥不御盥櫛賦詩而逝實弘治乙未七月朔日也以庚申正月某日葬吳縣薦福山之原配鄭氏子男四榕樸樾楠樾鄉貢進士孫八人君色温氣莊不爲矯詐巉絕之行取予進退之際尤不茍雖致政歸猶爲學者指授經義婚喪冠祭必依古昔烏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乎而世莫之知也予少辱公知且知公爲深故爲碣於墓上以示鄉之人

尤淳知縣墓在薦福山

趙處士墓表

王鏊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某年月日葬長洲縣趙墓先塋予表其墓曰宋熙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侯仲曠與其子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士融隨宋南渡家於睦武節之子義郎不玷監浦江稅因家浦江元季有諱良仁者朱彥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交氣圖張士誠召之始來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泰友泰生季敷季

敕生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爲庶而業儒攻文不衰處士偉軀幹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黄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說靡不涉獵爲文下筆數千言滔滔莫禦身居田里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害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裘巡檢者誣民爲盜處士論之百方不聽乃曰若解盜將安之於縣於府於院我必隨之裘乃止有王御史者理軍籍吳下鍛鍊齊民以足其數處士爭之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爲軍軍足民亡

何益王為霽威每遇饑歲則預陳拯濟方於郡邑大夫辛丑大饑以郡邑無足論者乃為書詣金陵上廵撫三原王公大要言宋元時蘇郡歲入苗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至國朝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地昔之地也何加多如是況今年積雨為害吳幾為沼而徵科不止民其若之何王公讀之甚賞其文而無意於蠲税書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許減税銀若干且欲薦於上亦不果近世論東南水患起於常熟之白茆港開白茆則

水患衰堤崑山之沙湖則盜賊息而處士已言於數十年之前矣烏乎處士固未嘗有一命之寄也論及世事感激奮發使其食君之禄立乎人之朝其所建白豈止是乎尚肯脂韋突梯觀望上下若世之患得患失者乎惜乎其不遇也吾故表之以告夫有位者

趙同魯處士墓在長洲縣趙墓

藻菴居士自誌銘

鄒亮

居士姓鄒氏名亮字克明世為吳郡人曾祖諱壽良祖

諱文華多隂隲俱不仕考顯贈承徳郎刑部主事妣金
氏贈安人吾弱不好弄酷嗜讀書凡得天文醫卜兵書
必晝夜手録殆忘寢食時工部侍郎廬陵周公以文章
政事名重天下為當世儒宗間以所業投贄公誤加稱
奬為延譽於兩京公卿間公極欲薦拔同類忌之因揭
匿名書於憲臺欲沮焉吳郡守况侯伯律憤然曰薦賢
為國非私也特以名聞拜行在吏部司務轉南京刑部
又轉都察院復以周公薦陞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政

聲無聞尸素而已景泰甲戌夏四月敕命褒嘉有發身儒術累更任使暨遷風紀式克勤慎尚有顯秩需爾後効之語恩至隆也惜乎天不假人以年無以報稱萬一焉其生永樂丙戌九月十七日景泰五年十一月初六日以疾卒於南京官署春秋四十九早號梅厓後更藻菴有書千餘卷及所著鳴珂漱芳等集二十餘卷藏於家所撰詩宗韻海未能就緒娶梁氏有婦道封孺人子男二瓊為應天府儒學廩膳生瑾尚幼孫一曰𠯁孫卜

以景泰六年某月某日窆於長洲縣金鵝鄉先塋之次嘗倣杜牧之故事預為自志曰脩短數也死生命也夫天地萬物莫逃乎數況生死如晝夜然孰能免乎銘曰生也順歿攸寧無遺憾妥幽扃

鄒亮御史墓在長洲縣金鵝鄉

趙宗文生壙志　　　　趙文

宗文姓趙氏名文宗文字也世世為崇明人曾祖諱興祖積善以行義值元季海盜剽掠徙居長洲之甫里遂占

籍焉祖諱成禧考諱華甫為善以相承人屢以横逆加之將攫而取者或告曰奚弗直於官也輒對之曰彼貧無養固恤之不暇直之致其譴豈吾心哉聞者以善人稱之無間言妣沈氏元江浙醫學提領諱徳輝之女生我兄弟三人文居其長甫弱冠不幸先君子棄諸孤遭家多故舊業幾墜賴吾母力以教養漸底成立洪武間縣令周博舉文為人材召至京以母老得請以歸養母卒永樂五年詔求賢文又以翰林典籍梁用行薦授番

陽知縣後以事免官還田里日以吟咏自娯未嘗務外慕今年七十有六老病日侵知不能久於世乃命子鏞築生壙於依仁鄉西江澤之原先塋兆次且自為其壙志然非任其達也盖為生必死世未能免之者特以平昔之行不可不謹書於埋石苟求他作或過實而可恥孰若知所恥而不敢以自誣乎況學者之立心則必修省於一息尚存之間此他人所不能知故不容不致力於躬也文生於甲辰二年乙未二月戊午若吾卒之日

與吾之享年則俟吾歿併以實之配王氏子男一人鏞娶劉氏嫡孫男安娶方氏庶孫男宣尚幼曾孫男二人慶童壽童皆尚幼文平生所述詩有慎獨齋集四十卷理學直言一卷文則有止義齋集二十卷銘曰
承先人之善澤兮際昌期而顯庸中既挫而加厲兮知己修而未隆雖休退而衰邁兮恒惴惴而省躬惟天命之不易兮尚委順而俟終
正統三年慎獨趙先生預治幽堂復自銘其墓門之

石越二年為庚申歲五月十九日而先生卒享年七十有八卒之二年為壬戌歲三月十一日而歸藏焉夫不以終事為諱制事於未然者世已甚鮮欲望自為墓銘如杜牧之傅奕者又幾何人哉先生實繼之可謂達矣觀先生當死生之際其達如此則其平生又可知矣其自銘者其謙抑而不盡書者其可尚也夫又銘曰

保厥始慎厥終預為銘置幽宮全而藏永無窮

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彭城劉鉉識

趙文先生墓在長洲縣依仁鄉西江澤

林士隆自撰墓志銘　　林昌

吾姓林氏諱昌字士隆號守軒蘇之吳縣人考之族譜其先出於子姓之後故事孔子居魯復移濟南後以晉永嘉之亂始渡江散居南方有諱適者仕福清尉因家焉稱為福清始祖適之子仁倜生仲雅仲雅六子高向喬商㕯尚高任屯田員外郎累贈至成國公妻黄氏封

成國太夫人始徙居吳下諸弟子若孫俱隨寓焉稱為
平江六房尚生五子棨聞策建柔建任大理寺丞生子
升任兵部侍郎兼任刑部尚書生子茂先太常寺卿贈
紫金光禄大夫升生五子長真卿通直郎任江陰司法
七傳而至高祖茂山曾祖誠山祖清隱父貴和俱質直
以善聞祖母范氏文正公世孫日莊女母趙氏長洲著
姓士安女皆有善行比吾生未期父因通易書曉卜筮
遵朝命五從中貴使西海諸夷邦一往返輒五年幸無

恙論者謂積善之報吾六歲游鄉校賴祖母朝夕訓讀啟蒙等書及長遵奉教誡益勉於學年二十授徒邑中見知於令尹吳公復延教諸子重加禮貌後葉公錫以庶吉士出宰邑苟不鄙建立義學以禮幣招我典教又舉為境内儒士名載須知冊景泰五年朝廷遣使纂修誌書郡侯汪公滸以書敦請獲預紀述平昔守分不矜持不忮求不輕造公門取辱學吟吟以自適情素不為詭浪誚人語飲酒醉而愈謹人不見有落魄態與妹擇

配得宣聖五十八代孫孔鏞字韶文時為長洲庠生家甚窘苦志讀書見其器識有用於世遂以妹嫁之後韶文膺鄉薦登進士歷任都御史巡撫貴州復轉工部侍郎譽望甚隆惜吾妹早世鄉族皆稱吾知人與弟士明友愛頗篤成化戊戌子符由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荷聖朝推恩封吾如其官妻夏氏封孺人又蒙恩例分俸養親拜命以來慚無報補及追思吾親俱逝而不得奉養食昌勝感懷烏乎自福清始祖相傳至我一十九代

中孫顯晦不常顧予菲薄守已安分幸不流於庸人之
歸雖未獲祿仕而教子成人効用於時封為御史優游
林下叨與鄉飲為僎為賓幾三十年俯仰亦無愧矣死
何恨哉子男二長即符以御史九載歷陞廣西按察使
以公事令為南雄知府娶范氏封孺人次節鄉貢娶王
氏女一淑賢嫁儒士劉潮孫男六原震原復原益原升
原泰原鼎女四俱適名門曽孫男一女一吾生於永樂
甲午十一月十五日今年八十一祖塋在長洲高景山

之原不揣預書平日之梗槩而自為之銘不知卒於何年月日享年幾歳臨終二子為我書之銘曰

効乎才也道未明効乎德也行無成守身素志安分真情老而叨封以沐恩榮遂吾身後之計永歸妥於先塋

弘治七年十一月初吉撰

先考府君自撰墓志銘後不幸於弘治九年六月十七日辭世享年八十三嵗卜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安厝不肖等奉遺命謹書刻於石烏乎痛哉孤哀男符

節泣血拜識

林君昌墓在高景山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文徵明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裔出宋集賢學士原父具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為江西行省都事因徙家新淦之橋埠灘遂為新淦人國朝江西内附持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徙隷蘇州衛雲芳子廸吉廸吉二

子次曰謙海讀書有行義代兄戍吳遂留居吳中公之大父也父曰中正娶張氏以正統七年壬戌八月五日生公於吳城鳳凰里磦砢英特資復穎異少從鄉先生賀復菴學先生亟稱之既而受易於夏瑢先生精研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而剽剌涉獵阜見端緒為文操札疾書未嘗致思視他人追琢衍繹方事竚擬而公數百言已就所作明暢英發以儒士再試不利乃入縣學為弟子員成化辛卯中應天鄉試戊戌中禮部試廷試賜同

進士出身己亥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為常德輔邑地大而繁公少多更涉習知民隱至於胥吏乾沒夤緣請屬之情咸悉其故故視事之始展采錯事無不當允縣多隙地民惰不知漑種又貧什器多不備公處業振贍務盡民利由是民知力本歲亦比登先是有長賦者亡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死執不從當以亡失既而獄上上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擬明年庚子母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服闋改知山東兖州之

滕縣縣小而僻素多盜荐被荒歉椎埋狠藉吏數政益
敞不治又其俗狠鬬嚚訟公鉤摭精敏及迎節解剖析
明暢而軌道要束皆中肯綮一時莫不驚服向化盜亦
衰止藩臬使者皆稱其能尤為司徒許公進所知丙午
召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徼廵東城兼督視京倉不事
摘抉而繩軌攸當究弊罔匿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
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救正達於大體是歲奉命按
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麻晃

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新翻閱牘詞多支贅且事發無主名而牘尾云云類隱語曰豈投匿名書成獄邪悉索前後訟牒果得匿名書於吏廨故牘中蓋剑父以負貸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剑産欲奪之故為此陷之以晃等其所親昵併及焉前時有司實傳致成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惡亂法故首鼠其事公既閱實即破械釋之一時稱為神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封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

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譽孝則安在衆服其明識時海外諸番入貢者多挾賈貨貿市於閩監舶者利其賄不禁或不時得賄即忿鬬成隙公謂此非来遠之道且傷國體即下令絶不許通至今以為法庚戌還朝十一月滿三載考最給勅命進階文林郎推恩贈考宗政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妣張氏孺人辛亥再奉命按廣東廣並海有別渚曰澳番船交易之地地有珠市世其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竄名番船商海外諸國致番貨

直數十萬寅結中人監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盜海上憑藉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悉誣十人者為盜捕置獄中七人瘐死餘三人當論決公讞得其情並釋三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忮害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中宜從宮刑以給內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而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

方買之海人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
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即
日散遣於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劉公實生汝汝復有
嗣宜以劉姓姓之癸丑還朝十月再滿考留掌本道事
時外戚驕蹇結聯中官用事縱橫亂政公率同官上疏
極言侵中官中官故激怒上逮繫詔獄罪且不測卒
賴上仁明啓而不問公前後兩按大省劾罷不職官省
使郡縣守吏而下十有六人誅舞文者百三十餘人平

反斬絞罪百二十有三人兩侍經筵統署十一道印事
皆集辦丙辰滿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時馬政廢弛圉人
多肆侵漁馬耗不孳又私相盜鬻遇裱印率滌去舊文
更入充數公立法辨審弊為之清又探稽孳畜利病得
二十事條列以聞從之己未考滿給誥命進階中憲大
夫推恩加贈考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妣恭人庚申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總督粮儲兼理松潘軍
務錫璽書以行蜀去京師萬里而松潘又在荒外瀕於

諸夷棧道險絶氐獠出没為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惟事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往僨敗公曰我為大臣出鎮萬里可自逸以委勞於人邪且吾奉命督理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其要害險塞以得其事情乃乘竹兜渡繩橋徧行諸砦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盖諸邊戍守城堡俱在夷中夷人與吾人連結無事則邀勝取功事急則買和滅跡其事在夷者十三在吾者十七公為科條禁誡誕章敷化事以敉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

府行邊恐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綵幣牛酒於路以賄之謂之買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要束惟謹由是公行邊軍夷帖息莫敢動在蜀甫一年屬子徼卒悲傷成疾上疏乞歸詔予告暫還病痊起用仍給傳以歸壬戌抵家越三年乙丑御史龔元上言劉某舊撫四川老成練諳恊於民夷年力未衰不應閒廢會四川缺撫臣吏部即奏起之有詔仍以僉都御史廵撫四川兼理如故再錫璽書以行會松茂疊溪木匠兒諸番夷嘯聚醜類連

兵剽刦鑿城燒棧勢甚猖獗公親駐境上相機設策會諸路兵討之衝擊疏捕轉戰折北諸夷懼龍言悉投丘羅拜顧獻甲馬贖罪列柯空龍諸砦爭斬賊首以降凡降二十餘砦前後俘斬千餘人捷聞降詔奬諭賜白金五十兩文綺二襲橫梁麻嗒三哨嘴諸河道逼阽諸夷每餉運輒為邀刼而衛士通番往往啟釁蒲江關堡久已頹廢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為剽掠一時邊患往往坐此公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迄公去

邊境不擾正徳丁夘再滿考進階中議大夫勲贊治尹
時有詔裁革巡撫大臣凡十有一人公得旨還朝尋奉璽
書廵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
急歲嘗氾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
嵗歉假貸湖陜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荆闢為大道公私
便利至是御史王瑾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
矯詔逮公下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救得釋
仍赴湖廣荆王奏蘄州守佘忠擅用兵仗刻減禄米欺

侮宗室諸不法論死詔公㑹三法司勘問公為奏辨得末減戊辰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六月召為兵部右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時承平日久兵衛耗減殘卒莫能支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明年已巳年六十有八上疏乞恩休致有詔不允尋給誥命進階通議大夫

推恩贈公祖考諱海加贈考宗政皆通議大夫兵部右
侍郎祖妣某妣張氏皆贈淑人庚午陞南京刑部尚書
豪猾非法殺人欲行賍丐免費且鉅萬顧公不可入因
公所知秉間言之公不可竟按殺之公素練於事尤長
於法比然不為深文巧詆遇獄有疑率下屬吏再三讞
必無生理然後付法至於悖謾渫惡必盡法無貸故所
屬咸軌法不敢亂濫奸究屏息辛未兩宫慶禮成覃恩
給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考皆資政大夫刑部

尚書祖妣妣皆夫人是歲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部考績有旨令復職五月上疏再乞休致有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尚健宜照舊辦事不允所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有旨卿敭歴中外多効賢勞近疏乞休已有旨不允宜照舊用心辦事八月還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命有旨卿累疏乞休已有旨勉留不必再辭十月又連上疏始得請仍詔給月俸給輿皁以示優寵越十年壬

午今上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有一會兩宮尊禮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命有司具綵幣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訃聞命有司致祭工部營葬事如制公為人亢爽疏儁明燭事機而嫺於吏政又精明強幹事多迎解然其中有定識雖事出怱遽而銖黍分齊較若畫一彼沉思深處者或不及也故其翕張變化人莫能測而情法不悖所至威愛並立而能飾之以文在蜀大修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度使崔

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畧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建按閩廣皆值鄉試為監臨官精擇典校尤嚴閑衛而不苛瑣惟詳於檢閱不令有遺在廣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為奇列之首選榜出咸謂得人令翰林侍講湛若水也其他推賢舉能化服道利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巏稱公經世之務謀國之利往往在刑章訟牒外其為尹如倪寛為御史如唐介其撫湖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如張詠一

時以為實録云公長身玉立鬚眉疎秀而舉止軒揭辭吐琅然見者竦企晚歳家居益事燕整容至未嘗不見踸盛暑未嘗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行四方書疏皆手自裁答不少遺忘尤篤於故舊或在患難必竭力拯之雖犯謗不惜至人有過則多面折之雖貴顯當路無所諱避以故人有譏之者然卒不能沒其善之衆也素性儉質既鼎貴非祭祀賔容食不重味尤寡嗜慾故晚歳神觀不衰對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纚纚不能休年八十

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屬纊之前一日猶對
客談洽無所苦抵暮與家人燕語如常明日覺體中不
佳稍就枕却藥夜半起坐呼水盥頮及旦奄然而逝實
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二公仕中外四十餘年積階
自文林郎九轉為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配李氏積封自
孺人至夫人生子男一人即儆嘗為縣學生文學行義
人謂稱家不幸早卒娶諸氏亦卒女三人長適大理丞
仰宗泰之孫灝次適福建僉事杜子開之子恕次適都

御史王思德之子東孫男一人遺以公蔭補國子生女二適張幕林文申曾孫男二人喬祖同祖女一人葬以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羊腸嶺之原徵明先君温州與公同里居既仕同朝相好甚密徵明以契家子早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以晚進厠跡賓階竊念先君既歿老成彫謝殆盡而公獨為鄉邦之重每一瞻對未嘗不興前輩典刑之嘆烏乎而今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之孫遺將乞銘於當代名筆且將列之

史官屬為事狀徵明自顧蕪劣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矚庶幾不誣云爾謹狀

劉與清先生纓成化中進士授湖廣武陵縣知縣正德中歷官至大理寺卿遷南京兵部尚書所在有政績予告歸里卒於嘉靖癸未文待詔為之墓志銘墓在羊腸嶺下

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恪王公

墓志銘　　邵寶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少傅王公卒於吳城里第於是公致仕歸十五年矣先是上即位遣行人即其家存問敕有全德盛名海内推重之語公上謝疏進講學勤政二篇上嘉納焉官一子為中書舍人越三年又遣有司存問恩禮隆重時方仰之至是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賜賻米及布命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恪仍命工部治葬事比葬其子延喆等以其長女壻徐侍讀子容狀屬

銘於寶寶以公國元老銘宜館閣大筆且公鄉郡固有作者奚宜至於寶哉延喆曰先公遺命也先公知公深矣寶乃不敢辭公諱鏊字濟之姓王氏别號守溪晚更拙叟學者稱為震澤先生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家吴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朝用光化知縣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陸氏祖妣葉氏妣葉氏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年十六隨父在國學始課舉業落筆過人有傳其論策於文莊葉公公大奇之

曰此予他日忠肅予忠肅鹽山公謚也公與同姓且嫌
名故稱之於是聲名動京師有屈年與行引為友如奚
元啟者居二年歸游吳庠凡考必居首陳提學天台先
生尤以天下士期之甲午試應天第一主司謂安得東
坡復出至全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第一廷對
策入衆擬第一執政有忌其言直而抑之者詆曰文太
長難讀也冢宰尹公讀之遂寘第一甲第三初授翰林
編修九載陞侍講孝宗初開經筵充展書官憲宗實錄

成陞右諭德用徐文靖公薦為侍講學士尋進日講以
宮寮選兼左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吏部侍
郎丁外艱去終喪復任命兼國史副總裁繼命以其官
兼翰林學士入閣典機務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再進今官勲柱國階光祿大夫
致仕公在翰林益肆力於學閉門讀書避遠權勢如恐
不及士子請業者遠近踵至惟中貴弟姪皆絶之在經
筵雅志啟沃每講至天理人欲之際及君子小人之用

舍必詳必懇上方春出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無逸至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諫上悚聽為之罷遊仍傳飭内侍廣今日講官意指爾爾好為之云云東宫將出閤司馬鈞陽馬公疏請選正人以端國本詔會議至公名同聲曰此真其人遂以為首吏部闕侍郎侍郎韓公攝部事以公與壽寧有故交既貴而能遠之其正可敬也首薦而用之在吏部抑躁獎恬清簡得體會有邊警上籌邊八事議論激切侵權倖始雖尼之後多施用

大學士餘姚謝公以災異求退舉公與吳文定自代時論稱允武宗諒隂時公恊韓司徒將帥諸文武大臣伏闕請誅内侍導荒遊者永成等八人以除亂本疏首當屬冢宰焦公焦辭乃屬韓疏入上大驚怒欲庇八人内閣持不可俄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司禮榮乃曰上言卿等所言罷宴樂勤政事皆當從之惟八人者不可去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天下何由而治且今日之舉果何為乎侃侃

不屈韓亦危言繼之榮等語塞爲慰言而罷國論倚以
爲重既而八人者乞憐於上歸咎岳一人斥之南京尋
用八人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内閣劉謝二公皆去
詔補其缺衆推焦公及公公雖以前言見忌然重違公
議遂俱入閣時李文正公尚辭疾不出焦公每事推公
上見公班尚書後因進公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公
以資淺辭不許未幾賜蟒衣玉帶公聞尚寶崔璿郎中
張瑋副使姚祥以微眚被枷瀕死亟言於瑾曰士夫可

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亦何顔而復立於此由是三人者皆得釋韓公雖逐瑾銜未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公言韓清德粹行海内所知今無故加罪恐不能服人不聽會廷中得匿名書斥瑾罪惡瑾意稍戢韓得紓焉亦以公前言故先是應詔舉經明行修六七輩有餘姚人者瑾欲因是逮謝公并及劉公公與文正公力救乃已司馬華容劉公被逮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不卒叛何變之激劉得減死或言都憲石

宗楊公在陜西築墻太勞費瑾信之屢以為言公曰今安得文學政事作人有功如楊某者為國修邊奈何罪之廢后吳氏之喪將秘不發公不可瑾曰何以成服公曰雖然葬不可茍也景泰汪妃薨於時帝疑其禮曰妃廢不以罪當追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中外權悉歸瑾公初開誠與之言間亦見聽及焦事媕阿議乃不合瑾益狂悖横厲禍流搢紳公救之不能得蹙然見顔面瑾望見之曰王先生居高位何乃爾耶公再疏

求去甚情而懇或以公咈瑾意慮有奇禍公曰吾自省無咎何畏彼哉瑾使邏者詗公以公絶贄幣報瑾笑曰過矣於是公疏至三上許焉賜璽書乗傳以歸歳夫月米具給當時以為異數云公立朝三十餘年廉正守道恒如一日史館譔譔有所可否不少徇總裁意經筵之進以不及執政門故遲之然公望重終不能抑也主考南畿知有典法不知權勢絶關節䕃震撼隱然為吾黨重先後會試再為同考主考尤稱公嚴能得人教諸庶

吉士不惟其業亦惟身率以道稱能成人論者擬諸泰山喬嶽盖坐鎮之功大矣而東山之望晚繫天下尤重惇叙慎修持身持家表裏周浹讀書著文樂以忘老雖士夫博雅清玩一不屑意人莫敢干以私者公稟少怯臨事接物或不能無動於心偶讀程子明理治懼克己治怒二言箴以警焉及涵養既久進講奏對從容詳雅得告君之體觀公之誠者未嘗不三嘆於斯其為文先愛三蘇才思川涌援筆如不能止既自超蜕力追古作

自昌黎上遡秦漢騷騷乎幾矣論起衰者歸之嘗言吾文得法於孟子君子曰信雄而辨㞕而雅晚精理學論辨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所著有震澤集震澤篇震澤長語紀聞各若干卷公卒時距其生景泰七年八月十七日壽七十五配吳氏繼張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男四長即延喆中書舍人次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庠生次延昭女五長歸侍讀子容名縉次歸貴州都司都

事朱希召次歸庠生邵鑾俱先卒次歸中書舍人靳懋
仁其季受庠生嚴濡聘孫男三女二墓在東洞庭梁家
山之原葬之日為明年乙酉正月一日庚申銘曰
明至中葉道與時升君子觀國人焉是徵我求其人憲
孝之世偉哉王公植我元氣公有忠義文章以宣成化
制策弘治經筵在正德初少宰入轉彼宄濟奸公心獨
苦先是伏闕偕二三臣請劍未許徇國以身公如砥柱
百撼靡動平生二箴況也自諭豈無加秩少傅尚書爽

裕未足伊任其餘時方倚公公去則亟僉曰貞哉亦有

殊錫公在廟堂鼎實棟隆公在山林斗揭岳崇公既老

矣猶望其起公既壽矣而祝未已震澤萬頃莫釐千尋

英靈還止山高水深

王鏊相國墓在東洞庭梁家山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一